

楊小樓評傳(三)

周志輔

尚小雲相配演別姬

民國六年(一九一七)十二月二十五日夜戲是：取洛陽(麻穆子)，岳家莊(姚佩秋)，取榮陽(許蔭棠)，蟠桃會(朱桂芳)，馬上緣(白牡丹)，釣龜(龔雲甫)，打棍出箱(王又宸)

(長坂坡(楊小樓、尚小雲、錢金福、許德義、高慶奎、遲月亭)。麻穆子名穆長久，號春山，是北京旗人，由票友下海，本來唱花臉的有一位穆長壽，號鳳山，也是北京旗人，曾入內廷供奉，人稱「小穆子」，後來麻穆子又以穆長久的名字入宮當差。演馬上緣的白牡丹，就是後來的荀慧生，初習梆子花旦，是龐啓華的「手把徒弟」，自從進了三樂科班，改了二黃花旦，也能唱青衣戲，是薛蘭芳教的。尚小雲也是三樂科班的徒弟，本來習武生，後改老生，藝名尚三錫，最後改唱青衣，以從孫怡雲學戲，改名尚小雲。三樂科班係李際長所辦，在民國初年入王廣福斜街民樂園演唱，更名正樂社，其中所出花旦尚有芙蓉草即趙桐珊，也是初習梆子的，此時他們都已出科，尚二人搭入大班，芙蓉草即赴滬，童伶中出京最早的，除了余叔岩，要算芙蓉草了。

尚小雲自幼即練武功，所以在長坂坡裏，扮

糜夫人中箭一場，由許德義扮的張郃引着上來，二人跑一圓場，張郃回身射了糜夫人一箭，然後一個「跌泥」，亮相而下，同時糜夫人捧一個「屁股坐子」，二人動作，均與「傢伙點兒」相應，非常的嚴實好看。

民國七年(一九一八)春天，老生王又宸辭班，楊小樓排出前後本「楚漢爭」，即後來名劇「霸王別姬」的前身，由楊小樓飾霸王項羽，尚小雲飾虞姬，分兩天唱完。其前本初演於三月九日夜戲，那天戲碼是，雙搖盪(陸鳳琴)，借趙雲(德珺如)，泗州城(朱桂芳)，虹霓關(白牡丹)，滑油山(龔雲甫)，遊西湖(賈璧雲)

前本楚漢爭(楊小樓、尚小雲、錢金福、李順亭)。陸鳳琴是崑丑陸金桂外號陸大肚之子，乳名大項；德珺如是穆彰阿相國之孫，由票友而下海，先唱青衣，後改小生，曾與孫菊仙在四喜同台，後入寶勝和及同慶，嗓音高亢，能唱噴噴，以「叫關」一戲得名，晚年不肯服老，在連營寨中，配陸遜，還要賣一句來搜個滿堂好。賈璧雲係由上海新到的花旦，所演遊西湖，即係紅梅閣。

前本楚漢爭由霸王坐帳起，有數場起打，仍是武戲路子，霸王在後本裏所唱「槍挑了，漢營

中，數員上將」，在前面確都表演過，但是縮編為「霸王別姬」以後，這些場子都「馬」去了。到兵困荊下，然後虞姬出場，用燈光佈景，青衣有大段唱工。在民國初年，有通俗教育會，編出新戲甚多，此為其中之一，按崑曲千金記的情節穿插而成，楊小樓利用第一舞台的場面偉大，排出此戲，頗能號召觀眾。其後本則係在四月七日夜戲初次演出，於虞姬自刎後，霸王仍須出戰漢將，直至被誑失路，不願再回江東，在烏江投首為止，不似後來只演完別姬，即算終場，從不見鐘頭大槍再揮舞於台上。

在後本楚漢爭未排出之前，三月十六日，尚有一台夜戲，係楊小樓初次露演其新排崑曲麒麟閣，那天白牡丹已退出桐鑿社，只剩下賈尚二雲。那天尚小雲唱的女起解，龔雲甫唱的長壽星，賈璧雲與高慶奎唱的梅龍鎮，大軸是麒麟閣，楊小樓飾秦瓊，錢金福的楊林，許德義的魏文通，趙芝香的張紫烟，王長林的程咬金。這部崑曲麒麟閣，是清初李元玉所撰，綴白裘曲譜裏收進去四折，關於秦瓊故事的，就是「激秦」「三擋」二折。「激秦」是用的南呂宮南曲鎖南枝四支，撲燈蛾一支，「三擋」是用的黃鍾宮，醉花陰，畫眉序，喜遷鶯，滴滴金，刮地風，鮑老催，四

門子，雙聲子，合尾，係南北合套，秦瓊唱的全是北曲，別角唱的則都是南曲。

昇平署的宮廷劇本

曾在昇平署曲本裏，看見有大小兩種「三擋」

「本子，小三擋完全與綴白裘那一齣相同，大三擋又名麒麟閣，則是包括「激秦」「三擋」兩齣的原文，而分為四齣。第一齣即是「激秦」，而改名「盜令」，第二齣「回報」，即是綴白裘中「三擋」的前半齣，先上楊林及賀芳，然後上秦瓊，唱醉花陰，眾人依次唱至滴滴金為止，第三齣「賺關」，先上魏文通，唱水底魚，四邊靜，然後再上秦瓊，唱刮地風，又依次唱至四門子為止，中間詐關時，在綴白裘與小三擋中，守關者為一不知名姓之人，由小生飾之，在此齣中，則為大將魏文通，與秦瓊有幾場交手，第四齣「三擋」，上程咬金、王伯黨諸人，唱雙聲子，魏文通為王伯黨暗箭射下，眾人合唱水仙子，然後上楊林與秦瓊起打，為程咬金救出秦瓊，即完場。觀此情節，比較綴白裘所載為繁重，中間加入魏文通與秦瓊交戰，尤見火熾，大約係內廷所改編，在清代內廷演戲，遇有此種武戲軸子，往往編成四齣，或六齣八齣，增加場子，但求熱鬧。

楊小樓此戲，為張淇林所授，路子完全與大三擋相同，張在宮中當差多年，此本得自內廷無疑，但若非清社既屋，此種承應戲本，是不容許流落民間的。在綴白裘中，楊林傳令之後，秦瓊上場，念七言對，係「踹破玉籠飛彩鳳，頓開金鎖走蛟龍。」楊小樓則是念「萬般皆有命，半點

不由人。」後面與楊林會陣時，念「大王再四逼迫，恕秦瓊無禮了。」與鐵龍山姜維對番王念「老大王再三的逼迫，姜維無禮了。」詞句相似，而韻味大有不同，一生一淨，固當有所區別。

民國七年四月二十日桐馨社演出的夜戲，倒

第二係龔雲甫、尙小雲合演母女會，大軸則是頭本宏碧綠，由楊小樓飾賈宏勳，賈璧雲飾花碧蓮，錢金福飾余千，王長林飾胡禮，李連仲飾鮑賜安，高慶奎反串賂母，此為黃派武生戲，楊小樓演來，可謂別開生面，當時用意，純為捧賈璧雲，以後未再露過。按此係根據是日演出實況，與當晚戲單中所列，各人名下飾演之脚色，微有不同。

次日夜戲，是尙小雲高慶奎的硃砂痣，龔雲甫的三進士，楊小樓先唱的八門金鎖陣，然後又與賈璧雲合演翠屏山。此戲的石秀，楊月樓素稱拿手。譚鑫培亦曾演過，殺山之前，在酒樓舞六合刀，最為有名，楊小樓舞八卦刀，亦為絕技。其吵家一場，上場念「為妻忘友反談吾」，吾字念得非常動聽，唱詞中「尊聲嫂嫂」四個字噴口之佳，真是無人能及，「他口似沙糖舌如刀」四句，拔尖之處，應付裕如。楊在宮中承應戲目上，本有此戲，想早已研究有素。後來曾見王鳳卿、朱素雲都演過翠屏山，此戲要算是老生武生小生三門抱演的了。

六月十三日起，至三十日止，此半個月中，桐馨社排八本連台混元盒，王瑞卿、王蕙芳、劉鴻昇均又加入桐馨社，而龔雲甫則告假他去。頭本混元盒係金花娘娘點妖，只有一場，楊小樓扮

蜈蚣精，上場一個蹀泥，然後行至台口報名，念「金頭大仙是也」，等眾妖精依次上場報名後，蜈蚣精領着大家走一圓場，念「領法旨」而下，此外無多動作，所以在前面又加演一齣金鎖陣。

二本混元盒是龍虎山火煉人皮紙，廣成子印打火靈；三本是金針刺紅蟒，廣成子進陣；四本是廣成子三進碧遊宮。廣成子的故事，係由封神榜摘過來的，本來與混元盒無涉，因為混元盒本名「闢除邪」，係宮中每年端午前後演的崑曲應節戲，內中並無武戲場子，龔菊笙掌福壽班時，得着內府本子，在端節排演，尙未及半，為昇平署發覺，將要追究，他懼不敢續演，但為節下的生意着想，又不甘於就此歇手，於是趕緊重排，把封神榜中廣成子用翻天印打多寶道人一些情節，硬拉進去，又添了許多起打的場面，如此與宮中的原本完全不同，就放心演下去，沒有人過問了，自此以後，他每年端陽，要排演一次，算是龔家獨有的應節本戲。第五本是蓮花寺拿飛龍僧，蜈蚣精噴毒，手耍鐵牌，特別開打；第六本是鄱陽湖圍戰勝佛大戰金花聖母，圍戰勝佛就是孫悟空；第七本是琵琶緣，二郎神擒蠍子精，昂日鷄降五毒；第八本是大破混元陣擒妖，每本都可算是文武帶打。

連台戲八本混元盒

楊小樓在這八本混元盒裏，所扮的角色，是廣成子，蜈蚣精，圍戰勝佛，昂日鷄，當年龔菊笙扮昂日鷄係勾紅臉，楊小樓則勾金臉。這八本連台戲，是拼湊而成，情節亦不甚貫串，不但與

原來的闖道除邪，大有出入，即俞菊笙每年排演，亦時有所更動，八本的次序，並非固定，即如琵琶緣，有時就歸入第六本中，俞就不扮孫悟空，改扮楊戩，捉拿蠍子精。楊小樓在這年演出時，則列為第七本，可是楊小樓不扮二郎神，而扮翼宿星尹。在第七本中，俞也有時不扮昂日鷄，而去蜈蚣精，那就由李壽山去昂日鷄。後來俞振庭辦獄慶社科班，也拿這連台本戲為號召，一進舊曆五月就演，有時且連演十二天，任意割裂，更非復舊觀。此戲在其他大班中，鮮有排全本者，大都有一種迷信，認為它「妨班子」，只有楊小樓，以俞派傳人，屢次毅然演之，不加顧慮，可是也平安無事。

民國七年八月四日夜戲，楊小樓初次露演新排老戲「武文華」，提起這齣戲的來頭，可真不小，是俞菊笙當年親自給他排過的。這齣戲本名「三河縣」，是彭公案裏的故事，萬君兆夜探武家園，捉拿惡霸武文華。萬君兆是武生，重在「走邊」那幾場，內行叫做「拉邊掛子」，武文華是武二花，在與萬君兆交手之前，有「蹶帳子」的一手活，就是站在帳子後面的桌上，由檢場的將帳子稍微落低一點，武文華就由帳頂上蹶出來，落地即起，身手靈活，是許德義的拿手。起打的時候，武文華一時找不到兵刃，抓起床上的女人（彩人），兩手握住兩隻腿，用力一撕，把個活人，撕成兩半，用它抵擋一陣，顯出武文華的凶狠。這齣雖是小武戲，可也打得如火如荼，無怪俞菊笙與楊小樓師徒二人都重視它。八月二十一日即中元節夜戲，排孟蘭會，又名獻魚籃，大

轉舞台，此應節戲，尚係小榮椿科班的老本子，楊小樓在科班時曾經演過的，同日梅蘭芳在廣德樓裕羣社夜戲亦演此劇。

八月二十四日夜戲，楊小樓又排出新戲「狀元印」，初次演唱，是楊小樓飾常遇春，錢金福的赤福壽，許德義的李金榮，方洪順的薩敦，侯喜瑞的尙親王，范寶亭的陳友諒，遲月亭的方國楨。常遇春勾紫三塊瓦臉，兩場走邊，唱的是黃鍾醉花陰，喜選鶯，手持大槍、馬鞭，使出種種身段，嘴裏與身上的動作，處處呼應，兩手交代清楚。這齣戲本是老伶工王福壽所擅長的，他是小福勝科班出身，在光緒十七年曾挑進昇平署當差，後來譚鑫培恐這齣老戲失傳，才慫恿楊小樓從他學的。王福壽在光緒九年曾搭過四喜班，那時四喜班主梅巧玲病故，其徒余紫雲等不能維持下去，由退菴居士文瑞圖即文田三接辦該班，推時小福充班主，邀孫菊仙、譚鑫培諸人加入，孫譚互唱大軸。在那本戲簿上，寫着「四喜班準演」，下面有一個戲單裏，第四齣就是王福壽的狀元印。

是年十月二十四日，第一舞台有一次義務夜戲，戲碼是：棋盤會（侯益隆），刺梁藏舟（韓世昌、白玉田），虹霓關（尙小雲、白牡丹），陽平關（余叔岩），雁門關（王瑤卿、賈璧雲、陳德霖、龔雲甫、王蕙芳、程艷秋），硃砂痣（劉鴻昇、吳彩霞），失街亭（老鄉親即孫菊仙），武家坡（梅蘭芳、王鳳卿），水簾洞（楊小樓）。前兩齣是高陽崑腔班的角色，以後是京戲班的生旦出色人物，尤其是四大名旦，那天全出齊

了，是以往未有的場面，所以這次義務夜戲，是不可以不記下來，當作梨園珍貴史料看的。那天楊小樓的水簾洞，本是他的拿手戲，別的不提，就看他要的那根定海神針變的金箍棒，左右飛舞，而他站在台上，身子一點也不動，兩肩不搖不晃，腰也不扭，只見棍在兩邊，轉得好像兩個輪子，絲毫不費力的樣子，這點勁頭兒，全在手腕子上，沒有第二個人，能做得像他，就連尙和玉都輸他這一着。第一舞台裝有旋轉台，還有佈景，真山真水，孫大聖在花果山頭，一聲「開山」，不用從前畫山形的布幕，只轉舞台，後來大鬧龍宮，也是滿台燈彩，都中人士，認為是前所未見，所以在第一舞台演水簾洞，最受歡迎，義務戲更是免不了這一齣。

義務戲與高高頭會

民國七年十一月三日夜戲，楊小樓演金錢豹，前面有德珺如的叫關，錢金福的蘆花蕩，許德義的金沙灘，都是好戲，後面是王瑤卿的探親家，那時他已場中唱不成聲，只念幾句京白，算是交代了事。接着是劉鴻聲的硃砂痣，大軸就是金錢豹，楊小樓的又舞的溜，扔的準，是不用提的，就是上場那一個蹶泥，下場那一個虎跳，就必能博得臺下的炸窩好。

民國八年（一九一九）一月二十七日，就是戊午年十二月二十六日，第一舞臺又有一次義務夜戲，後三齣是梅蘭芳的天女散花，楊小樓、王又宸的連營寨，孫菊仙的逍遙津。這次義務戲是正樂育化會發起的，正樂育化會就是梨園公會的

前身，本來是田際雲所組織的，在這年根兒底下，唱一臺戲，大角是不拿份兒，除了舞臺零碎開銷而外，全部分給貧苦同行。那時還沒有「窩窩頭會義務戲」這個名稱，後來是怎麼興起來的呢？在這兒要順便提它一提。因為北京那時有幾家小報，如正宗愛國報、時事白話報、羣強報，它們都代登每天戲園的海報，其主事人與梨園界素來極熟，在民國九年直皖戰爭後的陰曆年底下，梨園行辦的義務戲，收入不敷分配，這幾位先生為梨園貧苦同業呼籲，要好角們為同行多唱一臺義務戲，來調濟他們。但是算誰出面來主辦的呢？那時各省遇有水旱災情，都組織個義賑會，來籌辦一臺義務戲，他們不能算是義賑會，大家商量的結果，起個滑稽而輕鬆的名字，就叫做「窩窩頭會」，這是文人的謙虛而帶着點幽默性的口氣，就是說這份收入，分給大家同業，每人所得有限，回到家去，不夠吃什麼好的，祇能對付一點兒雜和麵，弄一頓窩窩頭過年吧。辦了沒幾年，也就停止了，至於梨園公會自己辦的調濟貧苦同業的義務戲，仍是每年照例舉行，不過寫明是梨園公會辦的，而人們叫慣了窩窩頭會義務戲，覺得新鮮有趣，於是凡到了年底下，梨園行自己辦的義務戲，也被人們叫做窩窩頭會義務戲，實在是名不副實，而且當時也沒有真的做出窩窩頭來放賑，還是分錢，並且連這個窩窩頭會也是紙上空談，壓根兒就沒有這麼一個會，這是北京早年報界與梨園行發生關係的一段小掌故。

二月十五日即己未年正月十五日夜戲，正值燈節，楊小樓演的鬧花燈，與七月十五日中元節的那齣孟蘭會同屬應節的戲，但是孟蘭會是一齣羣戲，鬧花燈則看他自己。他所飾的薛剛，與李玄霸又微有不同，李玄霸有武將風度，薛剛則是粗魯無知，鎖在太湖石邊，暴躁難忍，後來私出府門，打死國戚，惹出滅門的大禍，不像李玄霸在晉陽宮與無敵大將軍宇文成都比武，在萬分無奈之下，纔搶過他的雁翅，摔鏡了他一跤。楊小樓演此兩角，表現其個性，均恰到好处，不僅是念白身段高人一等，還有臉譜也是遵照「三剛不露紅」的老例，即姚剛、薛剛、李剛三人，整個臉都塗嚴實了，勾得非常的凶惡而又好看。

長坂坡是代表作品

民國八年楊小樓因為第一舞臺的債務關係，他離開了第一舞臺，改到大柵欄中間路南的三慶園出演白天，班名改為「中興社」，老生換了王又宸。七月二十四日的戲，大軸是長坂坡，倒第二是王又宸的南陽關，楊小樓在前面又多演了一齣五人義，他飾十三太保周文元、李連仲飾顏佩韋，本來常由錢金福扮的，因為那天錢金福在長坡坂裏扮張飛，忙不過來，王長林飾地葫蘆，遲月亭飾楊念儒、范寶亭飾大校尉。此戲本為武生武丑兩門抱，王長林也常演周文元，此次陪楊小樓飾地葫蘆，兩人滑稽突梯，令人捧腹，楊小樓扮相保穿土色布褂褲，上身露出右臂、光頭，地葫蘆乘機在他的腋下搔癢，楊小樓祇得含笑閃避。此戲屬於民變，故始終不動武器，與其他短打武戲不同，當年譚鑫培在同慶班亦曾演過，以其本為武生行。周文元重在念白，和後來的開打，祇有顏佩韋上場時唱崑曲，俞菊笙在春臺班時，也偶爾演此戲，有一次在恭王府堂會，是錢寶峯的顏佩韋，德子杰的地葫蘆，後來到福壽班就改了李壽山的顏佩韋。

長坂坡是楊小樓的典型之作，他飾趙雲，王瑤卿飾糜夫人、王蕙芳飾甘夫人、高慶奎飾劉備、錢金福飾張飛、李順亭飾關公、郝壽臣飾曹操、許德義飾張郃、遲月亭飾文聘、王長林飾夏侯恩。這齣戲裏，趙雲是唱做念打，四者俱全，逃難時，對劉備念：「主公且免愁傷，保重要緊。」響亮清脆，一定得「好」。然後轉身背手向上下場門兩望，坐下倚槍而寐，身段之佳，無與倫比。後來救簡雍，救甘夫人，兩次新將奪馬，身手矯健，待簡雍悞報他降曹，張飛追來，要他回去，他執意不肯，說是好歹要去尋找糜夫人與小主人的下落，張飛抓住他的槍梢，他踢槍桿，要槍花，轉身向着上場門，左手將槍伸出，右手勒馬微蹲，在鑼鼓傢伙點中，亮相而下，真是妙極。等到尋着糜夫人時，勸她上馬逃難，她一定不肯，糜夫人要將阿斗託付與他，他不敢接，耳邊又聽得戰鼓齊鳴，一種焦急的情狀，活現出來。等到糜夫人將阿斗擱在地下，將要跳井，他急上前抓救，但是來不及救回糜夫人，翻身跪地，向井裏一望，然後推牆掩井，將阿斗揣在護心甲下，後來起打，時時以手撫胸，以示不忘身負重任，這些個身段做工，做得細膩而又不過火，真可說渾身是戲。

此後戰曹八將，起打規矩而又穩重，顯出大將的風度，絕不似躁急者流，亂抽對方的靠旗，

那種粗野的動作。唱工亦極繁多，其最佳之句，如見張飛站立橋上時，唱「橋頭站的是三將軍」，又於張飛握住槍桿時，唱「自古道英雄有血性，豈肯怕死與貪生……」四句，在尋糜夫人一場，唱「……耳聽得低牆內有婦人聲，……果然懷抱小主人」，糜夫人托孤時，唱「千言萬語不肯行，曹兵到來是怎樣的行」，又唱「主母快上馬能行，趙雲步戰也要退曹兵」這些都是最精彩的節骨眼兒。念白如由背劍大將軍夏侯恩身上得到寶劍，念「妙啊，聞得曹營有寶劍兩口……」，曹操在山頭傳令時，念「曹操傳將令，曉諭衆三軍，祇要活趙雲，不要死子龍（中間來有一笑）」，俺趁此機會，勒轉馬頭，殺他個乾乾淨淨」，在「搦曹」時，念「……人馬衝開長坂圍，想是後來真命主，贏得將軍顯神威」四句，字字音韻分明，抑揚有致。等到漢津口，遇見先主，將阿斗由胸前捧出時，念「咦，他到睡着了」，面帶微笑，將阿斗遞給先主，一種如釋重負的神情，形容得妙到毫釐。

還有許多下場的亮相，以及幾次上馬的身段

，各有不同，有一次手握槍桿由工場門口，橫着走「磋步」，一直到臺口，彷彿是在急忙之中將馬強牽過來的樣子，又一次在臺中間鞞鞍上馬面向下場門，右腿先屈而後伸，像是用靴尖認鏡，這種小身段，使的真是細膩極了。

總之他這齣戲，是精彩百出、美不勝收，一時也想不盡，一時也說不完，後來的武生，如有學到他一兩手的，就能成名了。在「長坂坡」那齣戲裏，配角方面，錢金福的張飛，在當陽橋下，傳令三軍，砍下樹枝，綁在馬尾之上，使馬東跑至西，西跑至東，跑起了塵土，以作疑兵之計，口講指劃，身段美妙，隨後在橋上，將舉着的長矛向下一溜，一個亮相，真使人覺得一片神威。糜夫人自然以王瑤卿爲最佳，中箭之前，與許德義所飾的張郃跑圓場，斜着身軀，向前逃命，等到中箭以後，一個屁股坐子，乾淨俐落，渾身戰抖，真是痛徹心肝，後來託孤的念白神情，跳井時脫帔的自然，俱是一時無兩。許德義的張郃，射箭後的踉泥亮相，李順亭的關公，坐帳發兵，有幾句唱，末了一個嘎調，毫不費力似的，

準落個滿堂好。這齣長坂坡，在早年楊月樓，龔菊笙都曾演過，各有特長。楊小樓的唱詞，與龔振庭有些地方不同，想必各人都用的是家傳老本子。

在早年的三慶班裏，這齣長坂坡，有時包括在全本三國志裏，在火燒新野之後，先是漢陽院哭劉表，緊接着是長坂坡，直到漢津口，搦子驚曹，然後接演舌戰羣儒，借兵破曹。那時劉先主是劉桂慶、關公是程長庚、張飛是錢寶峯、趙雲是楊月樓、曹操是黃潤甫、張郃是崇富貴、甘夫人是何巧福、糜夫人先是陸薇仙，後是陳德霖，這些都是三慶班的好角，楊月樓平時也單獨演出此戲，自然還是用的這些配角。龔菊笙在春臺班演此戲，配角先是高德祿、劉永春、李連仲諸人，後來三慶班報散，那些好的配角，大部份都轉入春臺，一齣長坂坡，與當年楊月樓時候的陣容差不了許多，還添上李壽山、張淇林、李順亭諸人，更見齊整，一直到福壽班，龔菊笙這齣戲，總是好角如林，極盡紅花綠葉之妙。

（未完待續）

夏威夷風光 (三)

李鹿萃 遺稿
蔣君章 校訂

夏威夷生命之源——甘蔗、鳳梨

連空氣都含着甜味

夏威夷與臺灣同樣的，氣候溫暖，是甘蔗和鳳梨生長的理想環境，當你穿過阡陌縱橫的田野

，滿目青翠，一望無際，連空氣都含着甜味。甘蔗和鳳梨是夏威夷主要的經濟作物，栽培